

小康样本

■王久辛

魂都有这种岁月磨不去的棱角,甚至自带着神气与光芒,永远照拂着一代又一代后人。

往事越千年。事实上,中国人民真正脱离贫困的日子并不长。中山市南朗街道左步村的村民,至今都记得人拉牛耕的漫漫长路。明过往而知未来,此刻,展现在我眼前的“古牛栏遗址文化公园”里的铜牛雕像与栏中的所有农具,就是往日农耕生活最好的物证。相传数百年前延续下来的牛栏犁式的农耕生活,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,才开始有了些微变化。当时,村集体有牛栏5处,耕牛近百头。想想那一片牛犄角在栏中蹭动碰撞的声音,应该也是力的另一种试探吧?据说,1985年分到户时,村集体把牛逐个编了号,由村民自由组合,抽签选牛、出资购买,然后使用。20世纪90年代初,伴随着机械化普及,耕牛才渐渐淡出。然而每当乡亲们提起“古牛栏”,便自然而然地想起这个有着数百年历史的老地方。为了让子孙后代“看得见山,望得到水,留得住乡愁”,富裕起来的左步村民,便将这个世代沿用的牛栏修缮后命名为“文化公园”。牛栏与文化,或文化与牛栏,两个完全不是一个气味的词,就这样活生生地组合到一起了。什么是文化?左步村人似乎认为:文化就是记忆,有记忆的地方,就是有文化的地方。现在,这个公园供乡亲们来歇息聊天,回忆往昔悠悠岁月。他们忘不了邓小平,可以如数家珍地讲述1979年12月6日,他会见日本首相时谈到“小康社会”的情景,小平同志说:“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,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。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,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的概念,而是‘小康之家’。”并补充说:“比如国民生产总值人均1000美元……”而2020年的中山,已实现地区生产总值3151.59亿元。他们向前向上奔腾奋斗的时候,却是一刻也没有忘记过去,他们是“记

得住乡愁”的人民。

三

还是说说左步村里的年轻人吧。南朗镇“玻璃书屋”创办人叫徐永杰,2019年初,他萌生“建个共享书屋”的想法。说干就干,从选址到建房,从设计到绿化,不到3个月就建成了这个稻香连着书香的“玻璃书屋”。书屋不大,有5000册藏书,因永杰的设计大胆,从上到下,左拐右绕,全部用玻璃钢制作而成,通透明媚,顶棚还有伞盖式阳台,直接与稻田相连了。抬眼望去,就能看到高大的水车在转动水车,好一幅田园诗的风光,而来这里读书的人也越来越多。我想,当年小平同志所说的“小康人家”,是不是还包含着乡村人自得悠闲的读书生活呢?孟子曰:充实之谓美。吃得好、穿得好、玩得好,而且还有精神追求,这样的小康生活,是不是美得进了心呢?

其实,美是不断提升、不断发展的。高质量的小康生活,需要高质量的艺术来滋养。所幸,我又一次见证了奇迹。那天,应中山市文联之邀,我与作家刘兆林等人来到南区街道的曹边村。我完全没想到——在法国、意大利等世界巡展并获得国际声誉的雕塑家、全国政协委员、广州雕塑院院长许鸿飞,竟然带着他的系列雕塑作品来到这里,他把小乡村当作“艺术圣殿”来布展。昔日在这言那殿陈列的雕塑作品,现在摆放在村头巷尾、稻谷场上、田间地头,天当观众、地作舞台,乡亲们成了他的知音。车尔尼雪夫斯基说过,美就是生活。任何东西,凡是显示出生活或使我们想起生活的,那就是美的。许鸿飞所塑的“肥女”以其夸张与幽默、欢乐与自信、阳光与生动有趣的爱形象,深深打动了乡亲。在他的雕塑“欢乐时光”前,我亲眼看到一个略显肥胖的中年妇女兴奋地挤到许鸿飞面前,大声地喊道:“谢谢你,许大师!我也是肥女,感谢你为我塑像!”这是艺术的魅力让她产生了冲动。这情景,令我蓦

然想到自己在读某部名著时的泪流满面,我和她,她和我,我们的不同表现都是共情与共鸣的结果。艺术作品和艺术家,其实本来就是从生活中来的,所有的艺术表达,其内里都是从人性的丰富与复杂的变化中来的,我们之所以认为艺术是高贵的,就是因为艺术是从生活中提炼出来的精华,而不是说艺术是从天上掉到人眼睛里的。一个如许鸿飞的“肥女”系列作品,不是说那个妇女被车尔尼雪夫斯基说中了,而是说她就是生活中的生活,只不过更逼真、更幽默、更生动鲜活罢了。我知道,作为全国政协委员,许鸿飞近年来几次提案,都是关于艺术家要积极参与到“乡村振兴”中去。而依我从曹边村观摩体验中发现,艺术家,特别是那些有广泛声誉的卓越艺术家,一旦真正深入到基层,不仅他本人受欢迎,作品更受欢迎!这就是中国古人所说的“化育人心”,这就是美育乡里,就是在提升中华民族整体的艺术素质。在我想来,当艺术家和他的作品在基层人群中获得了共情共鸣,那就是艺术获得了人心、获得了生命,必定是永恒的。遥想一百年前孙中山先生“世界大同”的理想,再上溯两千年,想想《诗经》中关于“小康”的渺小奢望,我感到许鸿飞的“雕塑艺术百村展”,以及中国著名作家深入乡村的创作活动,无疑为“乡村振兴”提供了强大精神支援。美是有内涵的,而且直达人的灵魂,这也许就是新时代的新精神对作家、艺术家创作出新作品的一个新呼唤。

那天中午,在曹边村,阳光直射头顶,我感受到那呼唤的强烈,又一次想起孙中山先生的名言:世界潮流,浩浩荡荡,顺之则昌,逆之则亡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潮之上,我看到了中山的“小康样本”,那不仅是说我们中国人要过好日子,而且是在说中国人要过上美满幸福的美日子。我以为,这才是对《诗经》写“小康”诗的无名氏作者,与写《建国方略》的孙中山先生,还有无数为了新中国的建立而流血牺牲的先烈们,真正的最好的——告慰。

感念

升华,情感的诗与远方

乡村早先没有电,每到天黑,为省油,母亲就催着早早睡觉。娃儿眼皮重,一觉睡到大天亮,都七八岁了,我还以为黑夜就是睡觉,睡觉也就是黑夜。后来从戎,穿上军装,生活环境变了,晚点名、紧急集合、夜间射击、换哨、急行军,与夜频繁地打交道,对夜渐渐熟悉起来。

认真回想,夜色与水域切近,水域分浅深,夜色有浓淡,深浅浓淡会构成层次不同的意境——黄昏薄暮,村童牵动鞭儿,四野上牛羊归舍;月上柳梢头,荷池静谧,鱼儿喋喋;时交子夜,月晕风紧,大树枝丫间咔嚓有声;黎明前的黑暗,清凉于水,比云还浓重……

浩茫、静默的夜,怀有爱憎吗?善善恶恶之间进行长期复杂的较量,双方都要竭力利用幽玄冥邃的黑暗。森森夜色像是茫茫无垠的汪洋,那么,所有起伏动荡着的湍流、波谷、漩涡,便统统披着暗青色的夜衣,于无声之中澎湃、激荡……暗夜当前,面临崩溃的腐朽势力会撕下伪饰,露出恶毒的嘴脸,要利用黎明前最沉重的黑暗,扑灭、扼杀一切追求光明、向往曙色的新生力量。在夜色掩蔽下狰狞行凶,自以为借着黑暗之水可以抹去掌上的血迹与血腥,事实却恰恰相反。

秋瑾黎明时分蒙难于绍兴轩亭口,亭口的柱上很快就贴出“悲哉秋之为气,惨矣瑾其可怀”的挽联,两排大字仿佛是熊熊燃烧的12支火炬,炎炎腾腾,气势磅礴。秋瑾殒身于夜暗,那鲜血像是爆出的行将焚尽暗夜的一粒粒粒烈性火种——钱塘江潮怒吼着向远方奔腾,倾注着波澜起伏的爱国情愫。

向警予被残杀后,反动派朝天鸣枪,严禁收尸。可就在那个没有星月、烈日怒号的晚上,有人躲过匪哨,摸上刑场,将烈士遗体用木刘子送至汉阳龟山之上,安葬于古琴台对面的六角亭旁,亭角悬挂的铁马在风中唧唧作响——暗夜如磐,阴冷如铁,乌云深处,却迸发出撕扯阴霾的强烈闪电。

反动派严峻的刀锋砍不倒烈焰,清凉的夜色更不会随那刀锋去封冻人们的灵魂。相反,却让那寒刀砍斫石头似的迸溅出灼亮的火星,这火星裹挟着爱憎的执着、信念的坚卓,赠予“铁肩担道义”正直、勇敢的人们。

如磐暗夜,了无声息、貌似不露形色,却总是要从黛微中亮出踏向光明的第一道台阶。

霸王退败垓下,被团团围困。“夜闻汉军四面皆楚歌,项羽乃大惊曰:‘汉皆已得楚乎?是何楚人之多也!’”是浩浩无际的夜色深化,强化了箫管楚音的凄凉韵致、悲怆旋律,浇灭了西楚霸王“力

夜色深邃

■杨闻宇

拔山兮气盖世”的熏天气候。

李广戍边,率百骑追逐敌方几个猎手,与匈奴数千骑突然遭遇,敌骑不明就里,疑为诱兵,不敢妄动。李广盘马弯弓以射杀敌将,又令士卒纵骑长卧以迷惑敌人。夜幕垂落时,敌骑惧怯益甚,惶惶惶然撤离。“虚者虚之,疑中生疑”,倘没有广漠温柔的夜幕悄然降临,飞将军将何以收场?

官渡之战中,曹操遣一支劲旅鸟巢劫粮,也是趁着暗夜下视度不良,才夺得以弱取胜的主动权。三国时代的火烧新野,火烧赤壁,火烧彝陵,是火的气质逢着暗夜,才如虎添翼,吞灭千军万马。

白昼与暗夜,像苍鹰有两扇巨翅,正是历史赖以奋勇前行的双翼。

1927年诞生的人民军队,也总是审慎、主动地利用暗夜,出其不意、攻其不备,仿佛对暗夜理解得更为深刻。在革命军队里,暗夜更易于化为优秀儿女手里神奇的武器。

1936年一个夜间,山城堡垒役打响。天黑的伸手不见掌,枪不能打,手榴弹不能投。红军战士猛虎似的扑进敌群,上去就摸帽子,摸着是国民党军那种帽子,挥起手榴弹就砸。激战一宵,将敌两个团全歼。智者胜,勇者胜,暗夜为果敢和顽强舞动胜利的旗帜。

志愿军入朝参战之后,美军在一份文件中写道:1950年11月26日夜间,天气寒冷而晴朗,月亮既圆又亮……寒光照满战场,近距离之能见度甚为清晰……志愿军善于利用这样的月亮发动其凶猛的夜间攻击。

战争中,暗夜仿佛是一匹扬鬃奋蹄的黑色骏马,要驮着在艰难险阻面前不悛于前进的革命军队,夺取胜利,去迎接曙光。

其实,在我们古老的土地上,苦苦攀登的有识之士,埋头苦干的民族脊梁,正是具备了“夜以继日”“焚膏继晷”的奋斗精神,才推动着历史的巨轮走向今天,走向辉煌。

那一种幸福

■王雷

回望初心

幸福之根,复兴之源

还是上小学的时候,几篇课文和故事,让我初识了红军战士的模样。

第一篇《艰苦岁月》,讲的是红军打退敌人的又一次进攻,在斜坡上休息,天色渐渐暗下来,周围非常寂静。一位脚穿草鞋、衣衫褴褛的老红军坐在石头上,吹起了笛子,悠扬的笛声在山谷中响起。一位同样脚穿草鞋、衣衫褴褛的十来岁的小红军偎依在他身旁,右手托着下巴,侧着耳朵倾听。

第二篇《军需处长》,讲述了红军过雪山时,军需处长把自己的口粮、身上的棉衣都让给了战友,自己却因饥饿和寒冷牺牲了,身体变成一尊冰雪的雕像。

还有《金色的鱼钩》,说的是茫茫草地中红军战士断粮断炊多日,一位炊事班长老班长为照顾一名生病的战友和两名小同志,用缝衣针制作了一个鱼钩,千方百计地钓鱼煮野菜草根给他们吃,自己却舍不得吃,倒在了草地上……

沧海桑田,岁月留痕。少年时播下的种子,如今已长成大树,我成为一名红军战士——中国人民解放军序列中的一员,向着红军战士的榜样出发,走过了近30年军旅生涯。30年里,我始终继续着少年时的求索:

红军战士到底是怎样的人?怎样才能真正成为红军战士那样的人?

今年是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5周年,也是我军旅人生的而立之年。回忆少年时的戎马志向,我怀着莫名的急切心情,寻来《艰苦岁月》《军需处长》和《金色的鱼钩》三篇课文,再次捧读,竟读出了红军战士“幸福”的模样!一瞬间,情到深处不自禁,泪水直长得双腮发痛。

这种幸福体现在,革命道路难免曲折,但红军战士始终坚定正确的选择。这个选择归结为一句话,就是“永远听



记忆

怀念,传递精神能量

我是在《长津湖》上映19天后,怀着复杂的心情观看这部影片的,为了我们的老部队,为了我们的连长。

1968年,我当兵时在第20军直属工程兵团。这个团队于1965年组建,团、营、连干部大多来自该军第58师。团、营干部都是经历过长津湖战役,与以美国为首的“联合国军”交过手的老兵,他们身上有股英雄气,又有几分难言的悲壮与苍凉。他们是战争的幸存者,又是战争的伤残者。我们连长就是那场惨烈战争中幸存的战士。

连长姓张,中等个头、头大腰粗,走路两腿有点外撇,上身左右微扭,敬礼举右臂时,食指从来不到帽檐的边上,我觉得他的军姿与一位叱咤风云的连长不般配。显然,与电影中吴京扮演的连长伍千里相距更远。第二年,我到连部当文书,在连长身边待久了就随便起来:“连长,你的军人姿态还不如我呢?”连长没有生气,宽厚的嘴唇一咧,在“哈哈”声中说了一段经历:

我,1948年参军,部队南下时调到第20军第58师,这是一支红军整编的老部队。华东野战军的一纵,在孟良崮战役中打穿插,长途奇袭,有效分割国民党主力部队,英勇阻击敌军增援张灵甫74师。一

连长的皮鞋

■王贤根

纵改编为第20军,在抗美援朝长津湖战役中,我军又是打穿插,切割包围美军。我们九兵团原来是准备执行别的任务,后来紧急北上到朝鲜,在零下三四十摄氏度的雪地里设伏,不用缺少御寒衣物的南方兵,就连我这个东北人也吃不消。受的苦,大啦!那仗打得激烈、残酷,我们虽然胜利了,可敌人大多还是跑了,我们冻死冻伤人多,火力也差,封不住敌军的退路啊!部队回撤后,我截了冻坏的3个脚趾,两腿血液循环不畅,落下后遗症!

连长粗糙的脸部皮肉有所抽动,眼里噙着晶莹的泪光。我没出声,我不知道什么才好。连长继续说:那仗打的,杨根思他们连在场的都牺牲了,我们连撤下来时只有20来号人,大都留在那片雪地啦!

没有经过战火历练的我,很难体会从拼死的战场上下来人的心境。我默默地看着连长,内心对他的一份崇敬与钦佩,暖暖地涌上来。

连长是位性格刚烈、正直的男子汉。平时他持五四式手枪,在10个手指间花哨地飞旋,抬手出击,几十米开外,发发命中靶心。我看他胡子拉碴,一把

年纪,腿脚不灵便,战术动作指定跟不上趟。想不到,一次组织班进攻演习,他和我们一同匍匐前进,动作利落,贴着山地喇喇地爬得飞快。他是位神枪手,连队的各式武器,只要到他手,咔咔的,只有几下,叭叭的响声出去,报靶员总是扬起小红旗。训练场上,施工作业,他总是抢最艰难的任务,营长老是把最艰巨、最困难的任务交给我们三连。

连长有他的缺陷。有一天,我说:“你的敬礼动作不标准!”连长哎了一声,说:“我手臂比常人短。”“为什么?”“我娘给的。”连长没有丝毫的自馁,反倒自豪,“手短,出枪快。在战场上,哪怕是提前零点零一秒射击,你兴许就是胜利者。”接着连长说,在长津湖战役中,他清晰地看到自己扣动扳机撂倒3个美国兵,后来打了多少,自己也搞不清。在战斗中,连长头部被敌人射过来的子弹擦破皮,削掉一绺头发。他说:“差一点,我这条命也留在那里啦!”

连长是全营五个连队资格最老、年龄最大的连长。1969年确定他复员。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,基层干部也是。临行,连长送我一双皮鞋:“文书,这是从



革命圣地(版画) 贾力坚作

长征

第5304期

朝鲜战场回来,部队照顾我伤我的脚,特意配发的。到了南方,没用,可我一直保存着,现在给你吧!”

这是一双拎起来倍觉沉重的皮鞋,厚厚的,皮面光洁锃亮,里面还有浓密的绒毛,在我们南方的军营里从未见过,也没见驻地百姓穿过这么厚重的皮鞋。我想,连长是珍爱这双皮鞋的,他赠予我,是留作纪念,也是对我的一种希冀吧。

连长回老家后,给指导员来信。我照他信封上的地址,写了封信,诉说我的思念之情。连长回信说,他们这批退伍的连排干部,虽然安排了工作,享受军队转业干部待遇,生活还是比较艰苦。但他每天还是哼着东北的“二人转”上班,每当想起牺牲在长津湖畔的那么多战友,什么困难,什么待遇,都不在乎啦!好好地活着,有点事干,就好!

他希望我在部队好好锻炼,成长起来。在信的结尾处,他写道:哪一天,如果还需要我这个老兵上阵,说不定我们又可以战斗在一起呢!

在生死与困难面前,连长是个乐天派。人在地方,还念念不忘老部队的使命!

这年冬天的雪下得特别大,江南原野上白茫茫的望不到边际。清晨,我穿上连长给我的皮鞋出操、扫雪,战友们觉得新奇,又笑我模样笨拙。我说出皮鞋的来历,他们投来了羡慕的眼光。在那寒冷的雪地里行走,我总觉得脚底有股热气往上冒,好像要把我抬起来似的。

